紅樓夢影/2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二回　舞鳳凰三星共照　佩麒麟四美聯姻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不知薛蟠所送何物，說：「既是如此鄭重，想來是稀罕東西。等把親家太太、姑奶奶都請來同看。」次日，便將李嬸娘、李綺、寶琴、探春、香菱請來，岫煙因有喜未來，又有尤氏婆媳都在王夫人上房。大家相猜所送何物，只見寶玉、賈環、賈蓉、賈蘭進來請安問好。賈蓉說：「不用猜，已竟送來，有一丈多高，七八尺寬的兩個木箱子。璉二叔叫抬到園子裡去了，收拾得了來請。」

湘雲見寶玉帶著個扇套，便要扇子瞧。寶玉遞過來，是一把檀香股子、冷金絹面，寫著兩首七律：錄舊作，應昆圃年兄大人雅囑。瑟卿，弟鼎臣，用著兩個小方印。眾人都湊來看，湘雲念道：

蝦鬚簾捲玉鉤橫，遙聽花郎唱一聲。

恰是小樓人正寂，翻知昨夜雨初晴。

薄寒已向紅腔減，新暖應從紫韻生。

悄熱爐煙香細細，碧欄杆外有啼鶯。

舊曾游處記分明，曲曲欄杆接上清。

白玉仙壇留月照，紫蘭新種帶雲耕。

誰遺紅豆歌芳樹，自有青鸞降碧城。

銀漢影斜風露淨，水晶簾捲坐吹笙。

湘雲念到這一句，笑了。李紈恐怕他說出前日吹笙的事來，便正色問道：「笑什麼？」湘雲會意，說道：「我笑這位探花公忙的很，又要卷蝦鬚簾，又要卷水晶簾，灶上香又去吹笙，未免太辛苦了！」探春說：「你這個人也太愛吹毛求疵了，沒看見是錄舊作嗎？並不是一個題目。」湘雲說：「是了，以後再不敢笑了！」

正然說笑，賈璉進來說：「請過去罷！老爺今日下朝早，帶著珍大哥到園子去，叫請快些過去，趁著好天氣。」大家起身往大觀園來，就在樓上看，爺們在山子上坐了。相離有一箭多地，擋著圍幕，只聽裡面奏著細樂。不一時，撤去圍幕。東邊是一座絹帛作的山峰，上頭立著只彩鳳。西邊也是絹帛作的一座白石赤欄的瑤臺，上面站著福祿壽三星，都有人高。向那只彩鳳指點，那只鳳便長鳴一聲，起在空中盤旋飛舞，映著日光十分絢爛。舞了有一個時辰，仍舊落在山上。這邊三星似乎足下生雲，恍恍惚惚離了瑤臺。又把圍幕擋住。及至撤去圍幕，仍是一片空地。李嬸娘說：「玩藝兒也看過，不見有飛起這麼高的，還會叫喚。」眾人都誇新鮮。只見賈璉上樓來，向王夫人回道：「老爺說這彩鳳三星實在有趣，送禮的多賞他幾兩銀。」王夫人說：「賞他四兩！」又問：「抬夫幾個？」賈璉說：「八個抬夫，兩個跟挑兒的，連何其能父子共是十二個人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既是他父子兩個，每人四兩，抬夫共四十吊錢。」薛姨媽說：「家裡的，作什麼這麼重賞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難為他們。」又請示王夫人：「收在那裡？」王夫人說：「你看著罷。」賈璉說：「只好收在後樓底下，有人借再拿。」李嬸娘笑道：「誰家有這麼大院子？」寶琴說：「橫豎我們家沒地方！」王夫人說：「甄府上院子雖大，樹多。三姑奶奶家地方大，倒可以飛的起來。」賈璉自去傳事。探春笑向湘雲道：「小樓人寂，今日這大樓可太熱鬧了。」

賈蘭說：「我的扇子也是他送的，姑姑看見沒有？」二人齊說：「沒有，你取去。」賈蘭忙忙下樓，不一刻取來。探春接來一看，也是檀香股、絹面，小楷寫的「擬閨詞」

七律四首。

探春念道：

東風影裡罷梳頭，窗外呢喃聽不休。

藻井待棲雙玉剪，筠簾初上小銀鉤。

疑將軟語商量定，似有柔情宛轉留。

銜得新泥重補葺，餘香猶記舊妝樓。

捲簾待燕

初晴小雨柳纖纖，曉起臨妝暖氣添。

欲效遠山眉淡掃，喜簪嫩蕊手輕拈。

鴉環翠膩雲三繞，鸞鏡先涵月一奩。

甲煎濃薰頻顧影，為留香久自垂簾。

對鏡簪花

羅衣初換舊輕綃，一瓣心香手自燒。

不解離愁栽荳蔻，為聽驟雨種芭蕉。

銀鉤字細書清楚，紅燭風微影動搖。

賦到秋聲人意懶，已涼天氣乍長宵。

剪燈聽雨

手倦停針夏日長，綠陰深護小橫塘。

參差荇藻朱魚蔭，曲折欄杆翠蓋張。

倒映靚妝花妒色，慢沉香餌水搖光。

借他短鉤消炎暑，受用臨池六月涼。

倚欄垂釣

探春念完，問賈蘭：「你號晉亭，我還不知道呢。」賈蘭說：「新近人送的。」

湘雲說：「不許笑，我可又要說話了。」探春說：「有話請說。」湘雲說：「我想古今一樣，古人有『金粟如來是後身』，今人就有『捲簾大使是前身』。」說的都笑起來。寶琴臉一紅說：「雲姐姐今日也不知是怎麼了？」探春說：「珍大嫂子說：『鳳姐姐死了，壞鬼附上大嫂子。』那倒不然，他倒像有個鬼附上了。」眾人都知說的是黛玉。香菱笑道：「我們這兩位先生是一處學的。」說的又都笑起來。見尤氏走過來說：「不用笑了，太太叫把點心擺在綴錦樓蘭哥屋裡去。」李紈聽見，忙帶了曾文淑先去伺候。眾人都到綴錦樓去用點心不提。

且說賈相國看了那三星彩鳳，十分歡喜。便對賈珍說：「自從上次看龍舟，總沒園子裡來」賈珍說：「今日天氣好，叔叔可以隨便看看，叫他們拿個小馬紮隨著。」賈相國說：「有這褥子就好。」於是叔姪、父子一路說著話，四德兒背著馬褥子跟在後邊走。到滴翠亭，見幾個孩子撲蝴蝶。看見老爺，賈芝、賈芩都過來請安，垂手侍立，那一個也過來請安。賈相見三個人一樣打扮，就問寶玉：「這是誰家孩子？」寶玉說：「史大妹妹跟前的妞兒。」相國說：「我看著不像男孩子，很秀氣又不認生。初次見，怎麼好呢？」說著回手向腰裡摘下個荷包，拴著個白玉麒麟，連這荷包親自給妞兒掛上。他竟知道又請個安，謝謝。把個相國樂的了不得，問寶玉：「他們姓什麼？作親的時候正是老太太病重，我記得是個複姓。」寶玉說：「生司馬。」說著話，又往別處逛去，似乎有點腿酸，便從省親別墅中一路出去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等在綴錦樓用了點心，連著就擺晚飯。王夫人問李紈、平兒：「我才在

樓上見西南上開著一片紅花，是那個座落？」李紈說：「是怡紅院的海棠！」王夫人向平兒說道：「明日你叫人拾掇拾掇，我作東，請二位親家太太、老少姑奶奶看海棠。」尤氏問巧姐：「你還住幾天？我要接你過去逛逛！」巧姐說：「過兩天也就要回去了。」尤氏說：「索性請你，請三位老太太，請今日在座的眾位看看我們那小園子裡的玉蘭。」

李紈問：「今年牡丹怎麼樣？」尤氏說：「似乎比去年早些，已經開了好些朵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定在那天？頭一日給個信。」尤氏說：「那自然的，還要過來請呢。」薛、李二位齊說：「都是至親，我們也不推辭，大奶奶也別費事。」李紈說：「不用和他那麼說，到那天要是預備的不好，我先挑！」這裡說笑，已近黃昏，李紈早叫人預備下三乘小轎。薛姨媽說：「我們路近，不用轎，走著倒好。」李紈問尤氏：「你是回去，是住下？」尤氏說：「我住下倒可以，媳婦也得回去，莫若一同回去，明日早來伺候。」李紈說：「你這張嘴越老越滑，明日要是來晚了，一天的差使是你一個人當。」王夫人上了小轎說：「都別送了。」前邊一對明角燈引路，尤氏婆媳、寶釵、平兒、如玉跟在後邊，徑往上房去了。這裡眾人也就各自回房安歇，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回到上房，尤氏婆媳辭歸東府。寶釵、如玉、平兒伺候太太喝了茶，也就回房去了。不多時，相國進來。老夫妻坐下，就說起今日看的玩藝兒難為怎麼作的。相國說：「這都是西洋法子。倒是有一件事和太太商量。」王夫人問：「什麼事？」賈相說：「今日看見雲姑娘的妞兒很好。我看那模樣只當是琴姑娘跟前的，頗像二媳婦，問了才知是雲姑娘的。我把那玉麒麟給了他，那是太太嫁妝陪的。要聘給芝兒作媳婦，太太想怎麼樣？他家裡還有什麼人？」王夫人說：「有他婆婆。」賈相說：「既有婆婆，他自然不能作主。」作明日托姨太太說說：「若是願意，和他婆婆商量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他們太太沒在京裡，在山西他哥哥任上呢。」賈相問：「什麼官？」太太說：「太原總兵。」賈相說：「原來是他。」王夫人問：「認識嗎？」賈相說：「他姓班，倒是員老將，新近還有摺子來請陛見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明日托二妹妹問問再說。」又說了幾句散話，聽聽鍾打了十二下，便各自安歇。

且說平兒次日清早起來就派人收拾怡紅院，鋪陳擺設，又親自看了一回，才同巧姐到上房請安。此時李紈婆媳、寶釵、如玉也都上來。不多時，尤氏進來請了安。李紈問：「媳婦怎麼沒來？」尤氏說：「昨日在這邊，他娘家打發人來，他嫂子添了個哥兒，接他回去。今早他出了門，我才過來的，不算晚罷。」說著，眾人都到齊。用過早飯，就往怡紅院來。一進門，見那四棵大海棠開的如霞似錦。李嬸娘說：「夜裡那陣雨更把這花洗的鮮豔了。」於是也有看花的，也有到後院看那一大架木香的。不多時，擺上午酒。

薛李二位、王夫人、巧姐一桌，湘雲、寶琴、李綺、探春、香菱、尤氏一桌。王夫人說：「還有他們娘兒五個，自己家宴。不必拘。莫若把兩張桌並在一處，大伙兒坐著熱鬧。」平兒說：「預備下大團圓桌子。」於是換上圓桌，十一位團團圍坐。湘雲就把昨日給麒麟的話告訴王夫人，王夫人笑道：「那還是我出嫁的時候陪老爺的，帶了五十年了。昨日很誇妞兒，又說起去年冬天你作的消寒詩，想起表兄弟就和你們老人家相好。說第二不及你，還傷了會子心。」說完，大家吃了幾杯酒，王夫人笑向薛姨媽道：「奉托的事怎麼樣？」薛太太說：「姑奶奶也願意，親家太太也願意」王夫人問：「怎麼知道？」薛姨媽說：「上次姐姐和我說，我就對姑奶奶說了，給他們太太寫了信去。新近有回信來，所以知道願意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一言為定。就學那小人家，珍大奶奶是吉祥人，就給你倆妹妹換個盅。」尤氏站起身來，把湘雲、寶釵的酒杯拿過來滿斟兩杯，說道：「今日換杯，夫唱婦隨，白頭到老，我是大媒！」說完，把兩杯酒換過。招的連伺候的婆子、丫頭都哄堂大笑，竟把琴、綺二位姑奶奶笑倒。

李紈說：「這張嘴直是八角鼓子。」尤氏說：「我是八角鼓子，可都得有賞。」李紈說：「告訴芝兒，作親的時候多賞你這大媒。」

只見平兒離了座，走到王夫人跟前請了個安，說：「今日是好日子，求太太再定個孫子媳婦罷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倒喜歡，不知姨太太賞臉不賞臉？」原來平兒、香菱願作親家，王夫人早就知道。薛姨媽笑道：「他們都願意就好，我有什麼不肯的！」王夫人笑向尤氏道：「一客不煩二主。」尤氏便將香菱、平兒的酒杯換了，才要開口，李紈說：「不用數貧嘴了，倒是這四位新親家太太也得有個團拜。」只見寶釵、平兒、香菱都到各人婆婆跟前請安道喜，眾人也都互相道喜。這一天怡紅院真是花團錦簇，可謂竟日之歡，至晚方散。尤氏臨去時又叮屬：「請看玉蘭，務必賞臉都去。」李紈說：「是了，你好好預備罷。」不知珍大奶奶如何預備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